

『将军农民』的本色

■ 顾中华

之后从将军当农民,恰好也是29年,对他而言是心灵的回归,也为后人树立一座精神的丰碑。

他就是被称为“将军农民”的甘祖昌。

1951年初,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工作的甘祖昌下部队。路过一座30多米长的木桥时,因敌特分子蓄意破坏,提前锯断了桥板,导致他连人带车掉进河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回家就跟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多次向组织写报告辞职:“我自1951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1957年,甘祖昌终获批准,辞去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职务。

选择做一个农民,甘祖昌不是为了享受田园生活,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离开新疆前,他对家人说:“从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老少十几口人,行李精简再精简,只装了3个箱子、3个麻袋,动物笼子却带了8个,里面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来给他送行的王震将军不禁一乐:“老甘,这是你们搬家还是动物搬家?”他带着这些动物,当然不是为了自己改善生活,而是想把新疆的优良品种,带到江西推广养殖,造福乡里。回到家乡后,甘祖昌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三家人同住一套老旧小屋。组织上提出要为他修建一处单独的住所,也被他婉言谢绝。他常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的。”江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为他配一辆小轿车,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我参加实际工作不多,根本没有配小车的必要,还是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用在更需要的部门吧。”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这是甘祖昌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在江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家乡的建设,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和乡亲们一起改造红壤田,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为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甘祖昌生活节俭,一件衣服一穿就是10年,常常补了再补,实在是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但他又很慷慨,拿出工资支援家乡建设、扶贫救危。1957年至1984年间,甘祖昌工资收入加原有存款共计10万余元,有统计的捐款约8万元,占总收入的70%多。他说得最多的是:“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一个人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必然会成为天地间的崇高之美,如山岳之壮丽、如星河之璀璨,被永久铭记、仰望。甘祖昌,这位老党员、老红军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传奇故事,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世代传承赓续!



—

天空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已蓄足了水分。三级军士长陈华五带着下士彭怡辉跑完轻装5公里,刚回连队,雨就哗啦啦落了下来。

彭怡辉是去年秋天入伍的直招士官,今年2月初才被分到一班。

那天上午,指导员带着彭怡辉走进一班,说:“华五,今年给你们班再分一名新同志,大专生。”

陈华五“啪”的一个立正:“请指导员放心,我一定会用心带好。”

陈华五已是21年兵龄的老班长,他懂连队主官的缜密考虑,而且他也乐于接受这份信任与考验。

那天下午几乎都是陈华五一个人在唠叨。彭怡辉的内向与自卑,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一片荒野。在新兵连里,彭怡辉的体能课目都不及格。陈华五安慰、鼓励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从头开始,就像这大地上的草木,在春风春雨里重新拔节生长。”

从不断陷入停滞的简短对话里,陈华五捕捉到一条信息,下连当天是彭怡辉的生日。他给妻子余榕莉打电话,让她赶紧去镇上买一个生日蛋糕。

从夜训场归来,蛋糕上摇曳的烛光与全班战友的祝福,让彭怡辉眼里噙满泪水。

彭怡辉不知道,下午聊天时陈华五已在心里为他绘好了成长路线图。

彭怡辉身材偏胖,许多课目做起来都十分吃力。陈华五雷打不动,隔一天便带着彭怡辉跑一个5公里。他希望自己带过的每一个兵,都不甘于平庸。

从训练、劳动到大小活动,无论干

一片绿叶

■ 王雁翔

什么,陈华五都跟彭怡辉待在一起。他希望小彭能感受到温暖与信任。他知道,信任也是一种力量。

两个月过去,彭怡辉3公里和仰卧起坐及格了。这些进步让陈华五无比欢喜,心里像落了一片灿烂的春光。

二

雨滴落在营区翠绿的草木上,落在仰着灿烂笑脸的一簇簇野花上,落在水泥地上,在静默的万物上敲出细密的“沙沙”声。没有风,天地恬谧,水汽迷蒙。一只山雀细细的叫声,让这仲春的雨天倒显得寂静。

陈华五拿出厚厚的无线电专业教材,翻到昨晚学习的地方。那枚绿叶像一道金灿灿的阳光,跃入眸子。

那年冬天入伍时,陈华五从自家院里一棵四季桂树上摘下这片绿叶,顺手夹进哥哥送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

哥哥两年服役期满就退伍了。两年不长,但哥哥举手投足间的变化让他惊讶、羡慕。陈华五决定走哥哥的路,去部队干出一番事业。

新兵连第一次上街时,陈华五特意给这片厚实的墨绿色叶子过了塑,绿叶成了一枚长方形书签。那本书陈华五只读了一遍,新兵连的日子紧张而忙碌,时间总不够用,他想等下连后再慢慢读,但书在新战友之间传来传去,再未回到他手上。

因过了塑,叶子的光泽似乎并未消减,依然那么绿,叶脉里的水分仿佛也未消失,像一片刚摘下压展的新叶。它沉静朴素的色泽,像岁月,也像他深藏内心的梦想。

窗外的“沙沙”声更密了,雨声里有万物的生长与回响。

我问他,从军这些年,回过几次老家。他矜持地笑笑,有点难为情。

2014年国庆节儿子提前出生,他因执行任务没赶上。3年后,妻子临产,他匆匆赶回去,女儿已经出生。第二年

再见,女儿已经能叫爸爸了。

随军后,妻子带着儿子和女儿生活在不远处的家属院,他仍忙得顾不上家。

三

两年前,陈华五通过了报务高级技师技能鉴定,被遴选为“陆军工匠”培养对象。今年,他又报考了信息网络高级技师技能鉴定。

我说,每项考核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你是带兵骨干和通信专业教练员,还有课题攻关与研究,肩上担子已经不轻。

他笑着说:“人只要用心努力,再高的山都会登顶。”

在几年前的一次集训考核中,陈华五突然腰痛得起不了床,经过检查,医生建议手术。陈华五担心术后无法参加训练,选择了保守治疗。那时的他忍着疼痛倒着走、吊单杠,来增强腰肌力量。半年后,他又出现在训练场上。

今年3月,建制营体能考核,陈华五武装3公里考了满分。

陈华五注视着眼前的书签,记不清这枚绿叶曾在多少书页里夹过。他爱阅读和思考,这绿叶总夹在他不断变换的书里。书看到某一页,困倦了,或者要去忙另一件事,夹上绿叶书签,像一个或长或短的停顿,再翻开书,绿叶像刚刚飘进书页等着他。看一眼叶子上叶脉组成的图案,他心里是潮湿的,也是蓬勃、明亮的。

陈华五将这些年所带队员12名沙场立功、3名保送提干的数字,写在绿叶书签的塑膜上,激励自己继续拼搏。

我说,凭你的专业素质,若上赛场,一次次夺冠立功的一定是你。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说:“我的腰和膝盖、肋骨都有伤,跑猛了两个膝盖‘嘎吱嘎吱’响,把年轻战友带好,让他们冲锋沙场,我心里挺自豪的。”

有一年国际军事比武,陈华五是中方参赛队教练员。报务专业的3个课目6项内容,听上去似乎不难,但比武要求

突破海雾

■ 徐荣木

把军舰与周围隔绝开来。水兵们面色严峻,眼睛瞪得似铜铃一般大,似乎想要将那片混沌看穿。军舰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航行的路线,生怕一不小心,就跟暗礁或者别的船来个“亲密拥抱”。

军舰在雾中穿行,航迹划破了雾海的宁静。

“铛、铛、铛……”这是雾钟的声音,也是警惕的声音。舰桥临时增设瞭望窗,随时向驾驶室里的舰长报告前方的动静。

雾犹如从半空悬挂下来的一条白色披纱,袅袅舒展;又如一道道连绵的群山,重重叠叠,但顷刻间,就被利剑般的舰桥撞得四分五裂,而后一络络地飘散开去,从舰身两侧穿插而过,向舰艉隐去。

军舰在雾中艰难地前行。舰过闽东镇海角,突然,一股巨大的浪涌如同狂暴的巨兽,以雷霆之势朝军舰扑来。官兵连忙抓住一旁的栏杆或牢固的物体,拼尽全力与汹涌的波涛抗衡。

“大家撑住!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舰长的声音在巨浪的怒吼中时隐

时现,给官兵鼓劲打气。

“舰长,前方有异样,快规避!”突然传来雷达班简短急促的报告声。

“停车!倒一,倒二,倒三!”舰长连续下达了四个指令,沉着、果断。

少顷,军舰从前进状态转入后退,主机未及燃尽的柴油,挟着刺鼻的烟味,从舰舷一侧的排烟孔中喷了出来,与乳白色的雾融为一体,向四处扩散。

紧接着,舰长下达了转向的命令,军舰避开了不明物体。此刻,如有稍稍犹豫,军舰就有与该物体碰撞的危险。

军舰继续在雾中航行。

愈往前,雾愈浓。海雾抱成一簇,然后一团一团地飘过来,撞在舰上和官兵的身上。雾的碎片四处飞溅,片刻工夫,水兵们浑身就湿漉漉的。

突然,“噗”的一声,一只迷失了方向的海鸟从天而降,疲惫不堪地跌落在甲板上,还受了一点轻伤。水兵们好奇地望着这个不速之客,心中一下子涌起了柔情。一位帆缆兵小心翼翼

以俄语参赛。这意味着他和集训队员要像小学生一样,从书写、发音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当时春节临近,集训地附近村镇上已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陈华五仍带着队员们整日忙碌着。吃饭前的广播里是俄语,集合口令是俄语,就连晚上梦呓也在背诵俄语单词。

陈华五依据每名队员的性格特长、学习能力与进度,采用一人一案精准训练模式快速突击,要求队员每分钟收发报速度达到260码。

在一轮轮集训考核中,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走向沙场。

重复与枯燥,是磨砺,也是挑战。他几乎想不起集训后期的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在疲惫与忙碌里,他以离弦之箭般的坚定,带着队员们冲锋。无线电测向是体能与技能的双重考验,队员们需要在9平方公里地域内,拿着测向仪边奔跑边寻找发射点。一次训练下来,队员们要在复杂的地域里奔跑10多公里。

峡谷、河流、山坡、丛林;烈日、风雨、白昼;全天候陌生地域。陈华五一次次跟着队员奔跑。队员们不知道,眼前这名身敏捷干练、目光严厉的教练滴着汗水的迷彩服里,戴着厚厚的护膝与护腰。

他笑着说,为了胜利和荣誉,就得拿出血性去拼。集训结束时,队员们抄收和拍发的电文纸,摞起来有两米多高。

后来,6名队员出国参赛,他像以前一样默默回到了连队。比武那天,陈华五和妻子守着电视看报道。经过7天激烈角逐,中国军人女队获得报务专业团体第一名,男队夺得第二名。

“好样的,中国军人威武!”陈华五控制住胸膛中激流般奔腾的喜悦,一拳砸到桌子上,茶杯震翻,在地板上“咣唧唧”地打转。妻子看了他一眼,也伸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敲了两声。

儿子从房间里冲出来,一脸迷惑:“爸爸妈妈,你们咋啦?”

俩人像约好了似的,指着电视说:“自豪!”

地将海鸟捧起,轻轻搂在怀里,细细端详:海鸟憨态可掬,洁白的羽毛中间镶着几瓣粉红色的小羽,红红的小嘴一张一合地喘着粗气,似乎在向水兵们诉说自己的遭遇,不禁使人心生爱怜。

水兵将海鸟“请”进了舱室,给它擦拭身体,舰上的卫生员拿来药水替它敷治伤口。海鸟看到这群热情的水兵,“嘎嘎”地叫了几声,似在表达它的感激之情。

渐渐地,浓雾开始缓缓消散,强烈的阳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水兵抱着海鸟来到甲板,准备将它放回大自然的怀抱。

“飞吧,去追寻你的自由和快乐。”水兵温和地说道。

“扑棱棱”一声响,海鸟振翅高飞,在空中盘旋几圈,频频向军舰方向回首,似乎在表达对这群水兵的感激之情,然后展翅飞向远方。

蓦然回首,军舰已突破海雾的重围。



长城(油画)

高阳作

★ 清风正气歌

1986年3月28日,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位“农民”因病去世,享年81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家中有一个他珍藏多年的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裹着三枚勋章,这是他的全部遗产。他一生富于传奇色彩——早年投身于革命洪流中,跟随主力红军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依然保持一位红军老战士艰苦奋斗的本色,淡泊名利。后来他辞去军职回乡务农,造福一方百姓。从农民到将军,他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出生入死、多次负伤,戎马生涯29年,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青铜峡日记(组诗)

■ 程文胜

归途

远处,红四连的战车轰鸣
这晚归的钢铁歌声
如雨后彩虹横跨南北
天青色背景上
悬垂一朵悠闲的云
那片柔软洁白镶着金边的色彩
让我想起西码头岸边的
故乡棉垛

青草的味道从泥土上升起
飞翔的鸽哨和银白的翅膀
花瓣一样重叠
赋予天空和记忆以层次感
牵引视线越过一片山峦
回旋一缕幸福的炊烟

想起岁月静好
与负重前行的逻辑
我们怀抱钢枪
脚步比云朵还要轻盈

大雨

一双大手道劲如闪电
揪住乌云扔进池塘
扯团,揉搓,捶打,漂洗
一团团抛向天际
大雨倾盆

潜伏于山林,钢枪与作战靴
熟知风起云涌的规律
泥浆满身,草木与迷彩
混合伪装比丛林更隐秘
雨雾朦胧
未来战场真实逼近

一道黑影,瞄准镜如鹰眼犀利
心跳和呼吸平稳而冷静
警惕的子弹枪占先机
炸雷追随闪电
胜利的光芒照亮整个雨季

卓旺

河滩营地燃起篝火
二次入伍的卓旺
头皮贴着细密的卷发
一把口琴
小巧得像像玉树叶片
如枣红色骏马衔枚
蓄势良久
突然吹奏出欢快的歌谣

骏马奔腾保边疆
熟悉的旋律和词句
引来山泉喷涌,万马奔腾
战士情不自禁跟着欢唱
晚会的篝火那么旺
让青春的血液
顷刻沸腾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战舰夜泊锚地,晚潮轻轻拍打船舷。

清晨,“丁零零……”一声响,舰长从睡梦中被闹钟叫醒,揉揉眼,拉开舱室的门。徘徊在室外的雾,像一只机灵的猫,先探头探脑,察看周边动静,然后看准舱室空隙,一骨碌就钻了进来,霎时间,弥漫了整个舰长室。

“好大的雾啊!”舰长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那片无垠浓雾的重重笼罩之下,黛色的远山不见了踪迹;近处,海礁、飞鸟、渔帆皆像变魔术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茫茫海天间,军舰犹如一叶孤舟,闯入无边无际的苍茫。

舰长登上驾驶室,低声说了一句:“这捣蛋的鬼天气!”而后,他下达了起航的命令。浓雾就像是一堵厚厚的墙,



长征

第6147期